

天龙SF仍是坐在椅中并不起身龚光杰登时脸皮紫胀

天龙sf何须跟年轻晚辈计较,那中年汉子龚光杰恨不得师父有这句话,当下抽出长剑,往场中一站,倒转剑柄。

马五德和天龙sf也是初交,彻底不知对方底细,他生性随和,天龙sf要同来无量山,他不方便拒却,便带着来了,此刻听左穆的口气甚是着恼。

势必出手便极厉害,大好一个青年,何须让他吃个大亏?便道“段兄弟和我虽无深交,我们总是结伴来的。

我瞧段兄弟斯斯文文的,未必会什么武功,适才这一笑定是出于无意。这样吧,老哥哥肚子也饿了,左贤弟从速整治酒席,我们贺你三杯。



今日大好日子,左贤弟何须跟年轻晚辈计较?”那中年汉子龚光杰恨不得师父有这句话,当下抽出长剑,往场中一站,倒转剑柄。

拱手向天龙sf道:“段朋友,请!”天龙sf道:“很好,你练罢,我瞧着。”仍是坐在椅中,并不起身。龚光杰登时脸皮紫胀。

怒道:“你……你说什么?”天龙sf道:“你手里拿了一把剑这么东晃来西去,想是要练剑,那么你就练罢。我历来不爱瞧人家动刀使剑。



但是既来之，则安之，那也不防瞧着。”龚光杰喝道：“我师父叫你这小子也下场来，我们比画比画。”天龙sf轻挥折扇，摇了摇头。

说道：“你师父是你的师父，你师父可不是我的师父。你师父差得动你，你师父可差不动我。你师父叫你跟人家比剑，你现已跟人家比过了。

你师父叫我跟你比剑，我一来不会，二来怕输，三来怕痛，四来怕死，因此是不比的。我说不比，就是不比。